

毛澤東評點《智囊》

第十一分冊

智囊卷二十一之二十四

兵智部總叙

馮子曰。岳忠武論兵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愚以爲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嚴也。爲將者。患不知耳。誠知差之。暴骨。不如踐之。問孤。楚之坑降。不如晉之釋原。偃之遷延。不如瑩之斬嬖。季之負載。不如孟之焚舟。雖欲不仁不信。不嚴不勇。而不可得矣。又况夫泓水之襄敗于仁。鄢陵之共敗于信。閬中之飛敗于嚴。邲河之穀敗

于勇。越公委千人以嘗敵。馬服須後令以濟功。李
廣罷刁斗之警。淮陰忍胯下之羞。以仁信勇嚴而
若彼。以不仁不信不嚴不勇而若此。其故何哉。智
與不智之異耳。愚遇智。智勝。智遇尤智。尤智勝。故
或不戰而勝。或百戰百勝。或正勝。或謫勝。或出新
意而勝。或仿古兵法而勝。天異時。地異利。敵異情。
我亦異勢。用勢者。因之以取勝焉。往志之論兵者
備矣。其成敗列在簡編。的的可據。吾于其成而無
敗者。擇著于篇。首不戰。次制勝。次詭道。次武案。岳

忠武曰、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武案則運用之迹也、
儒者不言兵、然儒者政不可與言兵、儒者之言兵、
惡詐、智者之言兵、政恐不能詐、夫惟能詐者能戰、
能戰者斯能爲不戰者乎、

兵智部不戰卷二十一

荀罴 伍員

高昭玄

周德威

諸葛恪

楊侃

高仁厚

岳飛

李愬

析公

王德用

程昱

陸遜

高仁厚

李光弼

其言漸不輝卷二十一

詩書

經史

子集

法家

詩書

經史

子集

法家

兵智部不戰卷二十一

形遜聲策紂力勝於廟堂不於疆場音亦勝於疆場不於矢石庶可方行天下而無敵集不戰

○○荀瑩

伍員

魯襄時晉楚爭鄭襄公九年晉悼公帥諸侯之師圍

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

亦是

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後三駕鄭而楚卒道敝、不能爭。晉終得鄭。

吳闔閭既立、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晉吳敝楚、若出一轍。然吳能破楚、而晉不能者、終

少。拍。舉。之。一。戰。也。宋。儒。乃。以。城。濮。志。戰。咎。晉。文。非。
王。者。之。師。噫。有。此。議。論。所。以。養。成。南。宋。爲。不。戰。之。
天。下。而。竟。奄。奄。以。亡。悲。夫。

○高昭玄

開皇初。帝嘗問高頴以取陳之策。頴曰。江北地寒。田
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
馬聲言。掩集彼必屯兵禦守。便可廢其農時。及彼聚
兵。我還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
信。猶豫之頃。我忽濟師。出其不意。破賊必矣。又江南

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令彼財力俱困。帝用其策、卒以敵陳。

○周德威

晉王存勗大敗梁兵。梁兵亦退。周德威言于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于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短于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于平原曠野，可以馳突。今壓城壘門，騎無所展，其

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
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
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
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
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
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
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
曰。予。方。思。之。時。梁。王。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
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

○諸葛恪

諸葛恪有才名、吳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錢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武侯聞之、遺陸遜書。陸公以白吳主、即轉恪領兵。恪啟吳主曰、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恪請往爲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萬。朝議皆以爲丹陽地勢險阻、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鑄山爲甲、民俗好武、習戰高氣、尚力

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林、若魚之走淵、獫狁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戰則蠶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馭而羈也。恪固言其必捷。吳主拜恪丹陽太守。恪至府、乃遺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熟、輒引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旣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得。于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

疑有所執拘。長吏胡伉獲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執送于恪。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入數皆如本規。

○○楊侃

魏雍州刺史蕭寶寅反。攻馮翊。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

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濬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率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錐壁侃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

烽即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士于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出奔

○○高仁厚

邛州牙將阡能叛侵擾蜀境都招討高仁厚帥兵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善、開、問、者、因、敵、問、而、用、之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